



繼業企業董事長
鳳甲美術館董事長

邱再興

從科技到藝文 文理雙全的產業先鋒

職場大人物

邱再興小檔案

關於邱再興

1940年出生於基隆

現任

繼業企業董事長

鳳甲美術館董事長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經歷

1959年建中畢業

1963年台大電機系畢業

1966年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畢業

高雄電子公司 經理

環宇電子公司 副總經理

光達電子公司 董事長

繼業企業公司 董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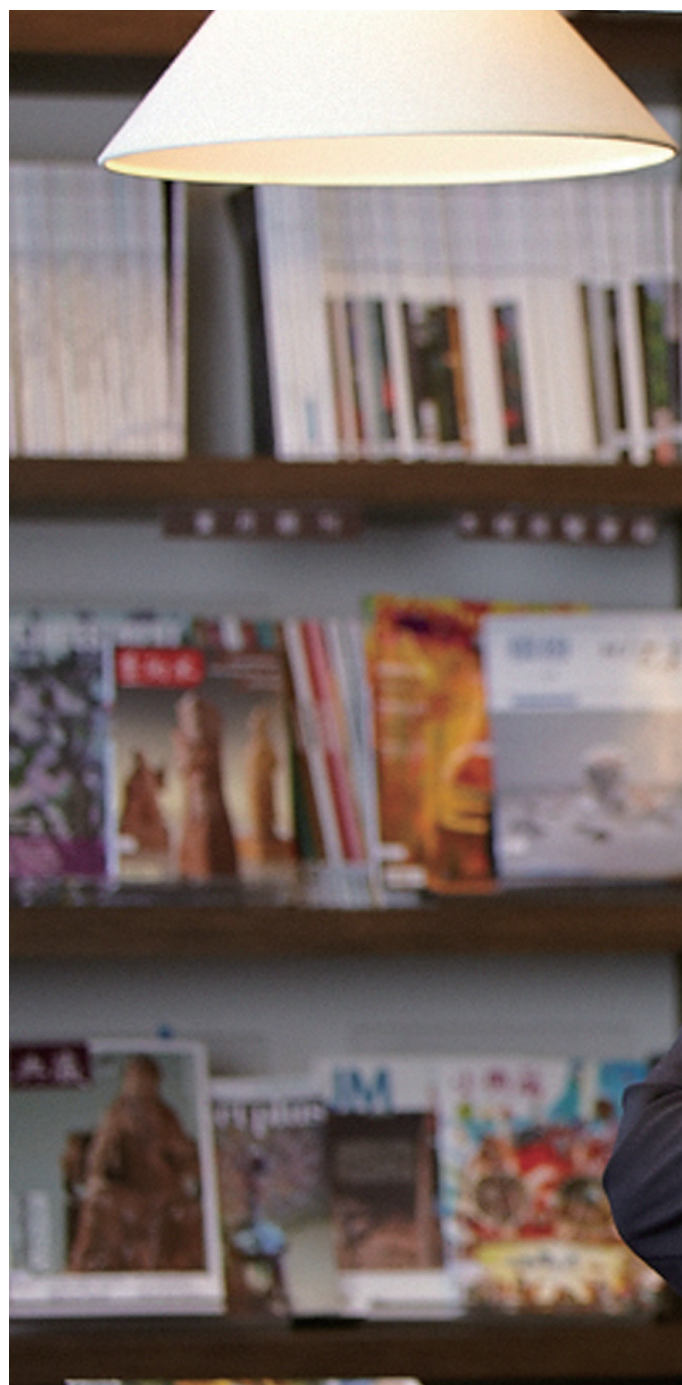
創立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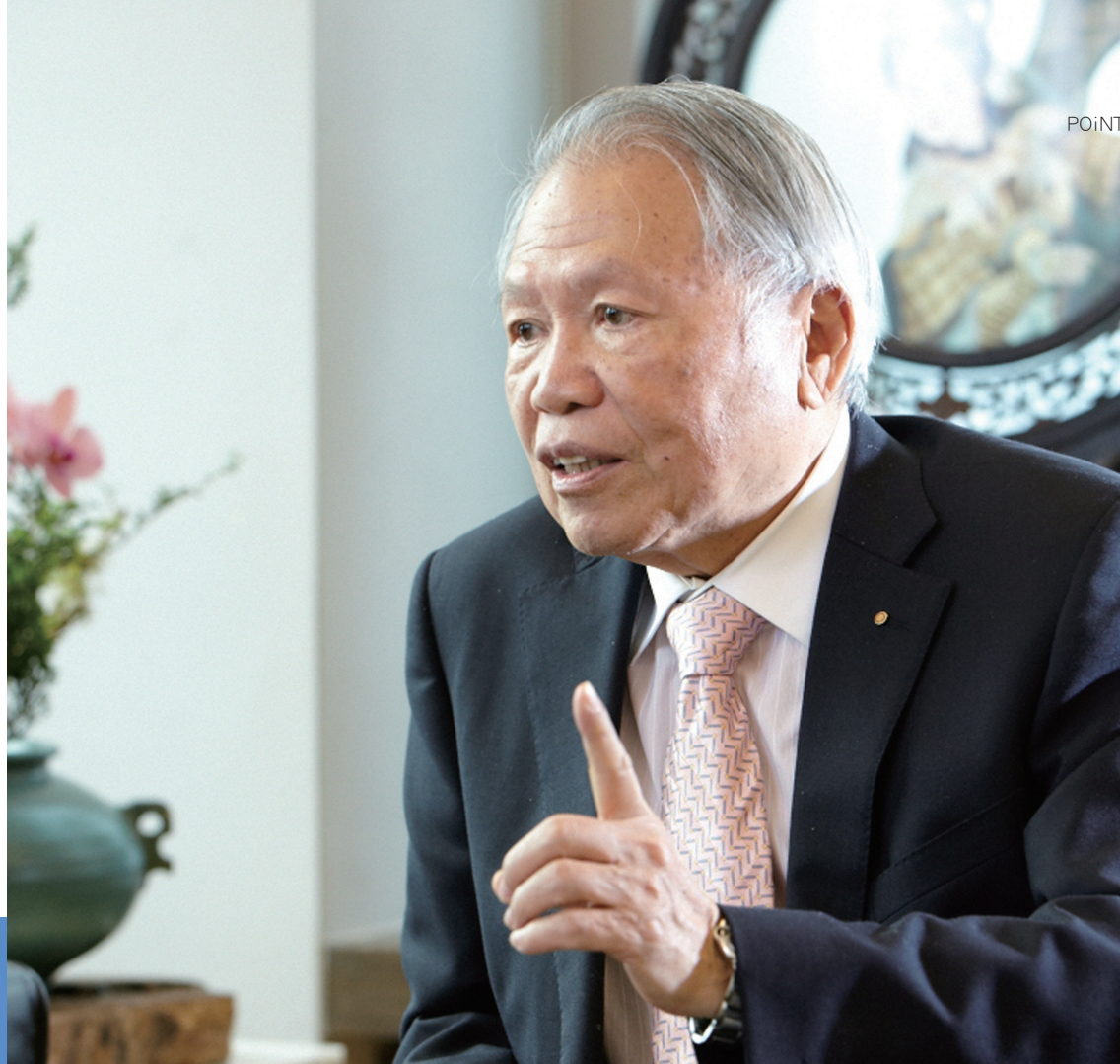
榮獲國立交通大學傑出校友

榮獲文建會第一屆文馨獎特別獎

成立鳳甲美術館

鳳甲美術館掛牌成為文建會地方文化館





捨醫念電機 感性特質造就台灣 第一代科技人半導體先鋒 邱再興： 家境貧窮 所以我要拼命念書

雖然大學不是念交大，然而交大人樸實、務實的性格，在邱再興身上卻一覽無遺。畢業自台大的邱再興說，當時台大並沒有研究所，那時候台大畢業生只有兩條路，一是出國深造；一是到電信局或電力公司上班，也是當時台灣比較有規模的公司，其他私人企業則非常少。經過思考後，邱再興決定先念研究所，因此成為了交大人。

從小都是學校裡的資優生，之所以如此專注於學業，邱再興表示這跟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關係。生長在一個比較貧窮的家庭，兄弟姊妹都沒什麼讀書，有的甚至小學都沒有畢業，他是全家唯一一個念書的小孩。一開始，邱再興壓根沒有想過要去考中學，就算要報考，身為基隆人的他，應該也要選擇在基隆考試。然而，因為那時候的自己不太想念書，老師的一句：「邱再興，不然你去台北考看看好了，考得上的話學費我來幫你辦法！」加上父母親也點頭同意了，本來沒有膽量跑到台北來的他，從此走上另外一條不同的道路。邱再興對於去台北考試並沒有太大的得失心，笑著說自己運氣很好，「在我們那個鄉下小學，五年前有一個畢業後去考上建中，只有一個，我根本沒想過我會考取，就是抱著這樣的心境去考，沒想到考上了。」

考上建中後，邱再興繼續維持資優生的好成績，除了因為需要靠獎學金來補助學費，加上得通車上學，回想起來，他說自



己每天早上五點多鐘就要起床，從基隆趕到台北念書。當時覺得如果沒有了獎學金，書就念不下去了，所以一直維持著好成績，保持全校前幾名，「我這個人什麼都不好，就是會考試。」邱再興謙虛地說道。然而，在當時大學錄取率不高的年代，他就是以優異的課業成績及校排名，不但順利保送台大，

邱再興還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讀的科系。問及為何不選擇台灣當時最熱門的醫科就讀？邱再興說身邊的確很多人問過這個問題，他指出自己是一個很感性的人，一直很喜歡文學，因此想到每天要面對愁容滿面的病人，怕會影響到自己的心情，

同時也認為相較選擇醫科而言，生活對自己來說更重要。邱再興畢業時，建中保送的有兩班，一班很喜歡讀醫科，他自己那一班則都是走工程、物理的路，沒有一個人要讀醫。包括聯考，他們班上考得非常好，能念醫的有十幾個同學，但後來也只有一個人去念醫科。「可能我們幾個人比較喜歡玩吧！」他認為自己的個性不太適合當醫生，因為過於感性的人，情緒容易受到情境的影響，所以才選上了電機系。

因為家境並不好，在學期間，邱再興總是很努力打工賺錢。進台大以後，不但開始當家教、收了很多學生，同時也在補習班當老師。白天作為一個好學生，晚上則當老師為學生授課，身兼多職的他把課餘時間都拿去賺學費，「當初我的物理老師問我要不要去打工，我就想說能多賺一點是一點吧！」他笑道自己在台大念書的時候，只要沒上課就待在補教業，可能是學校裡賺最多的學生。當時台大的社團活動還沒有很風行，加上需要通車上下學，下課不是要趕快回家，就是要趕晚上的家教，邱再興的大學時期並沒有很多玩樂的時間。「這也是我最遺憾的事情，所以我後來常鼓勵同學，念書的時候要多參加社團。」他認為社團對於學生來說，除了能讓求學經驗變得更豐富，也能磨練出一些書本上沒有教的能力。雖然沒有參加社團，邱再興卻會跟三五好友相約週末去爬山、或到郊外去遊玩踏青，也因為他的好人緣，當他們畢業舞會要舉辦前，很多同學

找不到舞伴，他就替大家邀約女伴，「可能我生活比較多元化的一個好處之一。」

邱再興從台大電機系畢業後，沒有踏上多數同學所選的出國之路，反而留在台灣繼續耕讀研究所。與幾位台大同學一起考上交大電子研究所的邱再興，說到台大和交大這兩個地方，有很多文化上的不同，他指出雖然在交大只有短短兩年的時間，但這兩年對他的成長來說，卻有實質的幫助。甚至連台大的前任校長，有時都會跟邱再興開玩笑式地抱怨：「邱學長你在台大念四年，你都不來幫忙台大，一直把你的精力放在交大。」邱再興回憶起在交大的日子，因為校園的生活空間狹窄，所以很單純。他入學的那年，交大才開始有大學部，宏碁集團的創辦人施振榮就是跟他同時進交大，邱念研究所、施念大學部，兩人從交大始培養出友誼，相識數十年，甚至施振榮交大一畢業，第一份工作就是加入邱再興的環宇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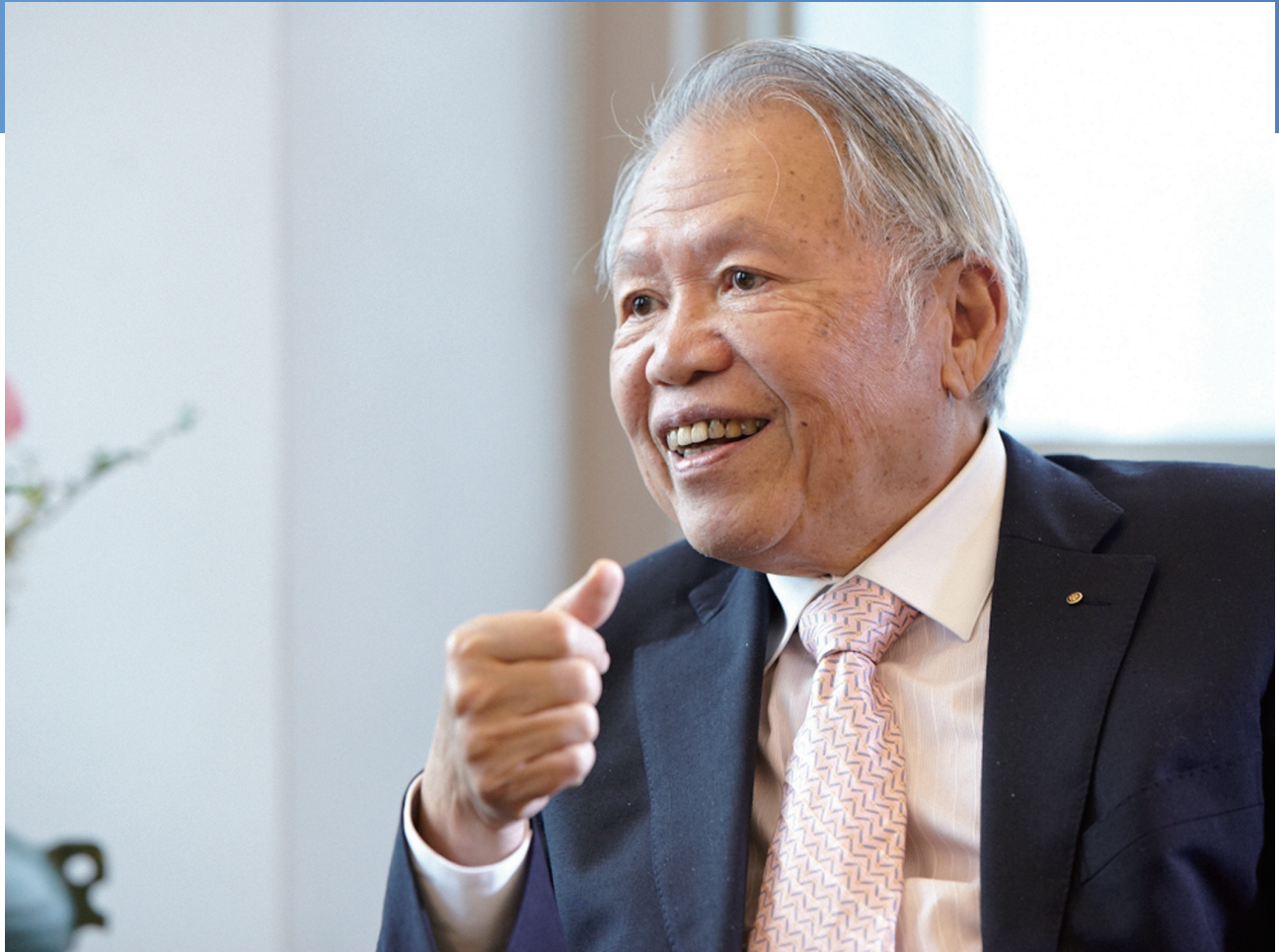
提起在交大念書的種種，邱再興說那是他第一次體驗到住校的樂趣，在那裡，他找到了大學時因忙於打工而比較少有的愉悅和自在，「而且學校很小，老師跟學生的感情也相對比較緊密。」當時邱再興的班上只有二十個人，加上研究生都要住宿舍，天黑後交大附近也沒地方去，所上的教授晚上就常常來找同學們下棋聊天。在交大的兩年，不僅是邱再興的求學過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筆他一生成長不可忽略的標記。而原

因之一，就是研究所的學生思考活絡、點子都很多，大家玩起來比較瘋，加上在交大因為有研究津貼，雖然還是有兼家教，但沒有像在台大時那麼奔波，讓他能夠專心讀一些書。另外，交大一些老學長非常了不起，把電子業最新的東西帶來交大，一個是半導體、一個是電腦，「這些東西我在台大都沒有機會接觸，我唯一接觸半導體這個名稱，是機械系的教授教材料的時候講到什麼是半導體。」沒想到，等他進了交大，半導體卻成為邱再興最主要的一個課程。

從施振榮、宣明智、方國健、魏寶生到邱再興，他們都出自理工見長的交大校園，對交大不但有情感上的連結與依賴，也有各自在校園中發生的趣事回憶。「念研究所的時候，我們有個小故事，因為大家都是年輕力壯、胃口好，常常在晚上會肚子餓，想吃宵夜可是又沒錢，所以大家都會跟廚房打交道，跟他們疏通疏通。後來，每天晚上差不多九點多，廚房會把剩菜釋出，我們就自己很開心地溫熱一下菜，拌拌麵就可以吃了！」在那樣物質比現在匱乏的年代，聽邱再興這樣訴說，彷彿可以理解那樣的愉快，不過就是來自於能夠吃到額外宵夜的一份滿足。除此之外，他們的課後休閒活動，還包括打橋牌、拱豬，然而邱再興說當時的打牌娛樂都不會賭錢，他從小就深知賭博一定得作弊，「連我後來到拉斯維加斯玩，也頂多玩一把吃角子老虎機。」直到現在，都還記得數十年前的下課片段，跟台北的學校比，

相對偏僻、娛樂較少的交大學生來說，似乎擁有幾樣雖然不多、卻能聚集起同學之間的情誼，簡簡單單的休閒就很快樂了。

以當時的時空背景，台灣的研究者畢業後，第一個念頭是什麼？邱再興回溯到他們快畢業那年，有一天他和朋友在報紙上看到一項統計，說台灣高等教育是最浪費的，尤其在工科、理科，這些人都是念完了書就出國，沒有把所學貢獻給國家，導致大家在討論這個議題，檢討要不要再繼續做高等教育等等。「我們幾個同學看了那份報導，突然一股年輕人充沛的感情及衝勁，浮上大家的心頭，談一談後就說那我們留下來吧！」回憶當時，邱再興與台大畢業的同學在交大內組了一個ABC俱樂部，來自於Abnormal Club的簡稱，意指非正常俱樂部。「因為如果是正常人就出國了，我們八個人卻要留下來，有的人後來出去也都回來了。」他說大家不但都能信守承諾，而且這幾個人在後來也繼續貢獻己力，影響了整個台灣電子產業的成長。邱再興也表示自己很幸運，畢業前就被美商半導體的公司相中，以實習生的身分進入工作，包括到美國的生活費、受訓的薪水，在當時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數目，還有機會被送到美國進修學習半導體的最新技術。邱再興也因為這樣的機緣，成為當時第一位把半導體帶回台灣的先驅者。



秉持兩利， 才是雙贏的人生態度。

請問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樣開始的？

邱：第一份工作我做了大概三年，在合約結束之前剛好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應該是說我的機緣也很好，在我當時要畢業的時候，那個年代台灣的電子業正好要起飛，所以很多人就把台灣電子業的成長跟我掛上關係，就像廣達的林百里如果要介紹我的話，他會說：「邱先生才是台灣半導體之父。」，但其實當時我們做的半導體比起現在來說其實都是非常簡單的，所以我常常說運氣很重要，在right time跟right place之下就會有不同的發展，很多人都會說自己的能力很強，但絕大多數我覺得機運才是造就英雄的要素之一。

對您而言，當時社會新鮮人的心態與現代年輕人有何不同？

邱：現代人很多樣化，尤其你們現在在學生時代收到的資訊很多，當選擇多的時候可以接觸的部分也會很多，以前那個環境非常單純，除了唸書畢業之後就是去工作，幾乎沒有什麼選擇，更別說想到創業這一條路，其實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太多選擇，若不是留在台灣就是出國繼續進修，到後來有段時間我在交大的博士班兼課，我當時一直很鼓勵大家可以留下來，台灣有太多前景，企業當中有太多機會。所以很多人會想，為什麼現在台灣有那麼多交大人在電子業，我那時



候對於這樣風氣是非常推廣的，包含施振榮當時畢業的時候也想盡辦法想要來我這邊工作。其實，就我看來，現在年輕人的心態要隨著選擇多而眼界打開，但篩選也是相當重要的。

您從就業到大家公認成功的這段時間，有沒有特別深刻的事情？

邱：人生總是會有起伏，但是我常常說我的起伏大概是眾人之中最大的，曾經還有記者跟我討論，我的人生就像在坐雲霄飛車，在前半段的時候其實是蠻順利的，我事後想想，自己做過的事情幾乎沒有不成功，除了自己做了對的選擇之外，相對的運氣也非常好。在我畢業之後，施敏教授來找我說要做半導體，他說他找到了資金，希望我可以出來領頭負責。說實在的，之前在外國公司的薪水非常高，但我認為我應該要做點什麼，所以義不容辭的想說來挑戰看看，也因此成立了日後影響了許多人的環宇電子。交大在當時剛開始成立博士班，第一年我人在高雄，沒辦法來應考，在第二年的時候，因緣際會之下，當時的劉院長就問我要不要回來繼續向上進修，因此我就回來交大讀博士班，也因為我後來在交大，所以我就把環宇的工廠移到竹北工業區，而環宇工業區就在這邊開始成長。我進環宇的一段時間之後，我認為計算機是一個未來的趨勢，所以我就跟當時擔任工程師的施振榮說要好好鑽研計算機這一塊領域，也就因此開發出台灣第一台的計算機，更引起大家的排隊購買。我

還曾經對自己許下期望，因為台灣的人口其實跟荷蘭差不多，而飛利浦是一個全球知名的企業，多希望有一天能把環宇做到如此大的規模。在七零年代的時候，幾乎台灣有很多電子工業都是由我開始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接觸的比較多，大概也是因為我書看得比較多，所以我知道什麼東西比較適合台灣，我也常說，世界上每天都有新產品，但知道什麼樣的產品適合你比較重要，我們要找個新東西來做的時候，也要回頭思考自己的長處在哪裡，確定自己的定位之後，才有辦法最適合的區塊去努力。

從自己創立貿易公司開始，這個階段對我來說，其實是把它當做一個觸角，從中開始去找適合我做的工廠，所以在不久之後開始研究了太陽能電池，台灣現在很多人在談太陽能電池，其實我早在一九七幾年就已經開始發展。我在美國的朋友很多，當時他們正在研發 solar cell，都是作為衛星使用，而我覺得這項新發明很有意思，因此回到台灣的時候，靈機一動剛好搭上電子錶的盛行風潮，其實電子錶在初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第一電池很貴，第二電池的壽命很短，所以很多消費者使用三個月後誤以為是手錶壞了，就退回公司，也造成許多工廠的困擾，後來我就以太陽能電池為基礎，發展了一個替電池充電的裝置附加在手錶上，平常白天可以一邊充電一邊做使用，更把電池的壽命拉長至一倍以上，這也是我第一次利用小成本卻得到超乎我想像的收入。



您在職場上，遇過的最大危機是什麼？

邱：我曾經替一個朋友作保，但是他後來跑了，所有債務都變成我要處理，銀行那邊我也必須要去擔責，所以我就把光達賣掉，也把高雄工廠那邊的股份也售出，一個忽然間我什麼都沒了，我開始在想，到底該往哪裡去？那時候已經太多人在美國了，所以我就往歐洲的方向去想，但西歐其實也沒有什麼機會，恰巧台灣當下開放東歐，我就從貿易公司重新做起，因此就去當地參加他們的展覽會。沒想到我在參觀酒會聊天的時候，有人拍拍我的肩膀說，他們老闆想跟我見面，機會來了！我當然要把握。當時跟我會面的人，是那間公司的電子部部長，他說他們想要發展電子業，就這樣的一個轉機，沒想到讓我在一夕之間又從谷底爬了回來。我常常跟大家說賺錢真的是一種命，也不全然是你有多大的能力，其實我不管是唸書或是工作，都是順順利利、平平穩穩，但也沒想到會突然跌了一跤，完全不在我的預料之中，所以我常常說，我的人生當中有這種偶然機會真的是命運的幫忙。一直到後來東西德合併，我當時公司資本額雖然只有三百萬，但我一年可以做大概一億美金的生意，他們甚至怕我的錢不夠，還向國家借錢讓我來做生意，也因為這個契機，我把台灣的錢還的清清楚楚，也因此我常常告誡其他後輩跟朋友，做生意除了該賺的之外，也要為對方著想，尤其一定要秉持兩利，一個是自己的利益，另一個是幫別人去賺取利益，這樣才會長久，而不是自私的只想到自己，這樣不厚道。



與新鮮人的跨世代對談
跨入藝文轉機
與給年輕人的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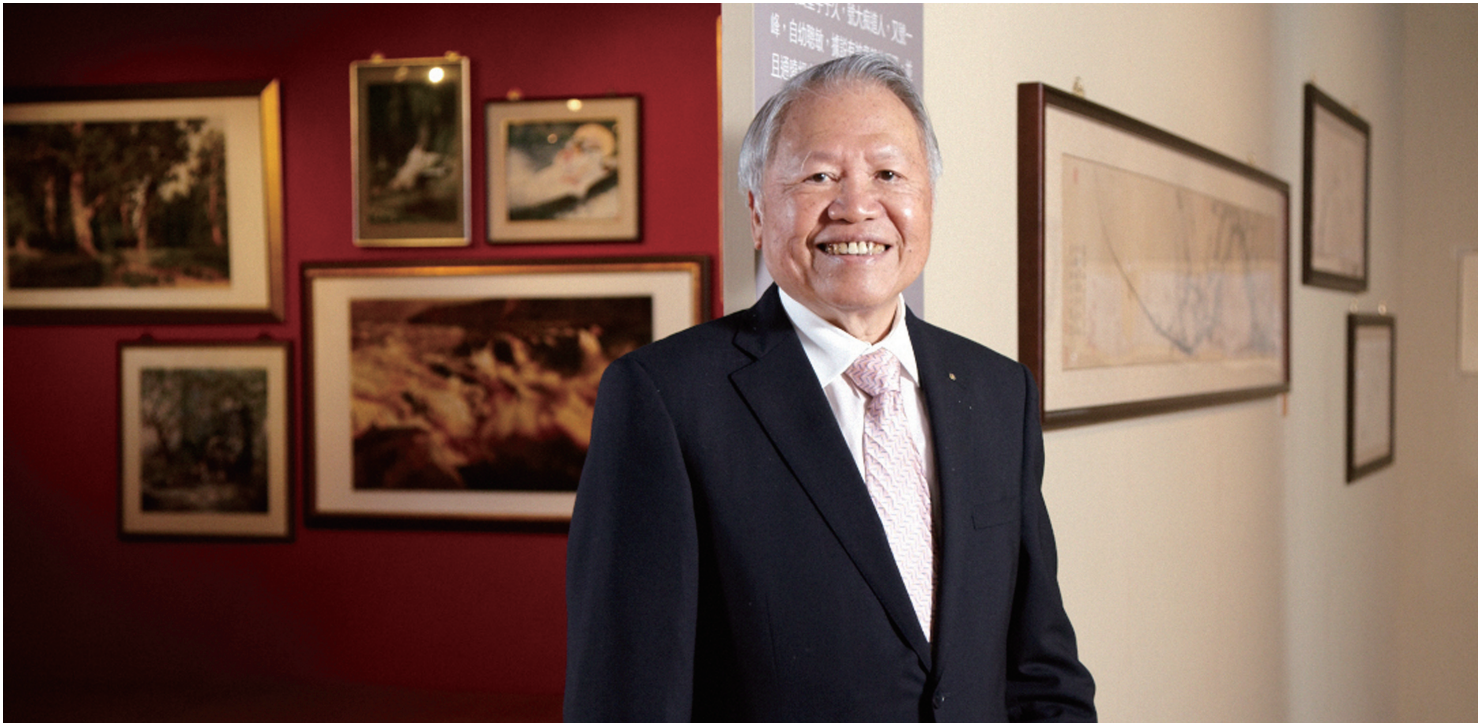


您被喻為「將半導體引進台灣的第一人」，為什麼您當年會毅然從科技產業轉而投身藝術領域呢？

邱：一九八〇年時，我重心決定放在台灣，當時股票上漲到最高點也是台灣社會最動盪不安的時代，很多搶劫、殺人等社會案件層出不窮，我看見台灣人病了，有了錢反而生活過的不快樂。幾十年前我走訪東歐國家各地，他們正逢解體的窮困時代，雖然物質生活很窮，但精神生活卻很好，原因在於大眾對藝術文化的關注，以音樂會來說人人都會盛裝出席，中場休息時會買杯昂貴的香檳跟另一半享受生活，在貧困的環境中依舊友善對待自己的精神層面。

我從小雖窮，可從來沒有不快樂過，反觀台灣社會有了物質卻沒了精神，整體社會回歸到人非要賺錢不可，整天探討的就是誰最有錢，而有錢的人就擁有發言權。古代歷史上也有很多有錢人，但能被記住的有幾個，但文學家跟藝術家卻是寫進歷史裡被人家永遠記得。我認為讓小孩子從小接觸藝文，及早讓他們了解賺錢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事情，生活中還是有很多層面可以去挖掘了解，所以我才選擇走上藝術這條路。

鳳甲基金會執行長馬水龍教授與我在同窗時有極好的私交，所以成立基金會前，已先徵



詢過馬教授的意見，因此才舉辦了後來的春秋樂集。過往台灣演奏會都採用國外既有音樂，沒人想演奏台灣自身的本土音樂，也導致每年有很多作曲家完成教育之後，沒有繼續作曲。我認為作曲是所有藝術的起點，表演藝術需要作曲、需要旋律，音樂與藝文息息相關，所以就想在每年的春、秋舉辦樂集，替作曲家在國家音樂廳發表，沒想到小小舉動在音樂界引起非常大的迴響，現在台灣音樂界有名的人都是與春秋樂集一起成長的夥伴。

後來政府舉辦第一屆文馨獎，當時的鳳甲基金會還很小，友人幫忙報名之下，沒想到就獲得當屆最大獎，當時就體認到藝術是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力，能讓很多人看見，也因為這樣才毅然決然投入美術館的工作，雖然美術館比音樂會的開銷大了許多，但是一直到現在還是做的很愉快。

旁人好友也會不時問起，我把電子業的列車開動後，正要開始起飛卻跳車了，會不會覺得很遺憾？我常笑著說我不缺錢，跟太太兩人生活恬淡簡單，住原本的老房子一切都知足夠用就夠了。所以可以用自己剩餘的力量去幫助一些藝文上需要幫助的人，讓小朋友不要汲汲營營在賺錢上面，從接觸藝術、文化、音樂上，培養多方面的興趣，在志趣選擇上多了一條出路。從小本來就有人適合讀書，而那些不適合讀書的小朋友可以另外找出專長，我相信無論繪畫、工藝的都能行

出狀元，鳳甲美術館的藝廊就開了很多藝術課程，從附近的國小到大學我們都有密切互動。

是否希望鳳甲美術館與新世代的年輕人持續做溝通？

邱：曾在鳳甲美術館展出的人，都會變成我們的朋友。在鳳甲舉辦展覽的藝術家完全不需要花費，但必須提出申請。近年來，已有好幾個藝術家都參加國家代表隊、前往威尼斯雙年展出，這些藝術家目前在台灣都很受歡迎。美術館篩選的人基本上是十到二十個取其一，全權交由專家評估與決定是否能在鳳甲展出。我自己沒有權力決定，這樣一來減少我的人情壓力，二來評選機制也具公平性。

目前鳳甲美術館是否有舉辦全國的競賽與徵件活動？

邱：鳳甲美術館採取申請展覽的方式，平均一年大約會有五、六十位前來申請，我們選擇兩到三位優秀藝術家在此做展覽。鳳甲喜歡做實驗性藝術，比如說科技藝術，在台灣當時鳳甲是第一個推廣科技藝術的機構，因我自己也是學電子科技方面的，總是對這領域較為理解熟悉。科技藝術在國外發展背景久遠，台灣的學校也有教，但就是沒有人去發展這一塊，原因是沒人替他們做展覽規



劃，二來是需要花錢與購買設備。當我了解後就想替這些藝術家找出路，與施振榮先生、光寶董事長宋恭源先生出資一年補助三位科技藝術領域的藝術家，後來國藝會看到計畫後也深感興趣，並用相對基金加入我們的計畫，演變成一年三百萬預算來補助五到六位藝術家。在上海博覽會的中國館有一幅會動的清明上河圖就是鳳甲美術館舉辦的科技藝術第二屆得獎者，台北花博館中的動態科技藝術也是以往參展過的學生所製作，鳳甲是一個讓藝術家放心練兵的園地。

鳳甲推行了五年三屆科技藝術，目前科技藝術已非常熱門，所以我們就不持續推廣，改成推廣錄像展（Video Art），目前進行到第三屆，去年就有兩百多件從三、四十個國家前來報名，鳳甲也邀請國際級評審來從兩百多件精選出十六件。目前錄像展（Video Art）知名度已在國際間打開，目前皆受邀到香港、高美館展覽，鳳甲持續都在做創新藝術領域的耕耘。

以台灣跟大陸相比現代的年輕人（如：大學生、職場新鮮人）是否有競爭優勢？

邱：事實上，我們應該要對台灣的年輕人有信心，台灣的創新能力絕不是對岸能夠替代的。對岸的讀書人才是十中選一，的確是很優秀的，但創新這件事情是需要文化累積，

不一定是專注在學業上的學子會擁有的能力，所以台灣在這方面應該要有信心，無須受媒體報導的影響而喪失信心。

是否因為大環境不好的關係，讓台灣年輕人對於就業市場與機會感到人心惶惶、惴惴不安？

邱：主要是因為這幾年來台灣企業大多都外移到對岸，在台灣本土就會產生用人的落差，以時間點來說，現在對台灣年輕人而言是最不好的時代，年輕人會想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後待遇又很差；以前的年代是企業到台灣找人去工作，現在時機沒那麼好了。但是也不需要太過擔心，年輕人只要用自己的思維去思考，或許可以到國外發展，就算在台灣也可以從最基層的扎實做起，還是能有很好的發展空間，千萬不要被起薪所限制了。最好是能讓你學到十八般武藝的工作，這類工作機會往往都是起薪低、小公司。現在很多人喜歡搶熱門，看哪裡熱就往哪裡走，但我認為熱門就是快要過期的東西，以前幾年的電子業來說，一窩蜂的瘋電子科技，這樣不是正常現象。在時代與技術的變化下，我建議反而是人家目前沒注意的東西，才能夠形塑下一波主流，年輕人可以找自己有興趣的地方多多著墨。



時下年輕人僅專注於小確幸，無企圖去胸懷抱負的現象，不曉得您對於這樣的現象有何看法？

邱：事實上，我認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幸福，過的快不快樂很重要，至於抱負、金錢對我們這年紀來說僅是曇花一現，人走了什麼都沒有，賺了再多錢那又如何，但是我們總是希望多影響一點人，如果自己開一個小店，還是可以影響其他人，舉例來說到店內用什麼東西款待大家，讓大家愉快，慢慢的有些想法、幸福的來源可以衍生出去的話，那也很好，不見得人人都非得將目標放在構築大企業上才能夠營造幸福的環境。

回到根本，其實不是企業大不大或企圖心本身的問題，而是所做的事情能不能滿足自己跟影響別人，找出自己喜歡的事業，在專業領域裡把事情做到最好，那就很好了。

您過去經歷豐富，在您眼裡成功需要具備何種特質？

邱：會成功的人都在於「用心」，只要用心就能找到很多的出路。走在路上，到處是靈感來源，我可以在腦中構思，換做是自己會怎麼樣去實踐。每件事情用心看、用心思考，並且不斷的挖掘自己、了解自己的

長處，我相信這樣持續下去人生會變得很豐富。

您目前是否還有想要挑戰的事情？

邱：現在對我來說沒有特別想挑戰的東西，該做的我都做了。以目前鳳甲所需的龐大費用，也瀕臨能力的極限，僅希望未來希望不只是我個人力量，希望鳳甲能夠變成一股強大的藝文力量繼續慢慢的影響其他人，讓更多具有影響力的人在藝文產業更加投入，集合大家的力量，就比我自己獨立耕耘的力量大很多。自己做藝術久了，看到鳳甲帶給其他人的啟發，讓其他人在不同領域上有不同成就，也就很開心。台灣生活環境要變得更好，除了想法也要正確外，也希望讓大家發掘生活有很多其他層面，可以讓人滿足。

